

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plant with a thin, light-colored stem. At the top, there are two red flowers with five petals each, featuring a green center and white, spiky details. A few red petals are shown floating in the air. The stem extends downwards, with several green, elongated leaves attached.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, textured green.

两个徒弟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两个徒弟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60年·武汉

两个徒弟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 (武漢解放大道332号)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·2 印張·39,000字

1960年2月第1版

1960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,000

統一書号: T10106·407

定 价: (5) 0.17 元

大
5
6

內 容 提 要

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作品，及时地反映了工农业大跃进中的新人新事，描写了工农群众在技术革新、革命竞赛和大协作中的精神面貌。短小精悍，感情充沛，有較濃厚的时代气氛。

目 录

两个徒弟.....	苏 甦 1
李师傅和“活宝贝”.....	王宗德 5
钢铁英雄.....	纪卓如 12
第一天上工.....	顾占臣 18
新来的徒工.....	王兴国 24
关書記.....	罗嗣嘉 28
一家人.....	万巨卿 31
兄弟俩.....	王天雄 35
周国初服輸.....	徐春初 40
搬家.....	汪民群 45
杉树的故事.....	晏洪常 51
彭媽媽.....	勤 耕 54
祝寿.....	熬德余 57

两个徒弟

江岸車輛厂 苏 甦

大清早，还没有打上班鐘，我們电焊工地上的一块海报牌吸引了許多人，上面用彩色粉笔写着极醒目的艺术字：“錢庆慧对孙香华、电焊側柱表演賽！”

提起小錢和小孙，車間里沒有人不知道的，两个人都留着一对大辮，又要好，又都是我的徒弟。只是小錢是早进厂的，小孙是后进厂的。小錢文質彬彬，說話也細声細气，对誰都是师傅前师傅后的，我叫她作什么她就作什么，叫她怎么干她就怎么干。小孙可完全相反，成天哼哼唱唱，跳跳蹦蹦，俱乐部开文艺晚会时，她的舞蹈总作为“压台戏”，而且每次都要几次地出来“加”一点。干活时，工作帽盖在后脑勺上，她把我教的焊法只学个“百分之八九十”，总要加点自己的方法进去。我呀，只喜欢小錢，对小孙却总有些看不順眼。

“徐师傅，你看你这两个徒弟，今天誰能胜呀？”大伙都圍着我問。

我笑着說：“你們猜猜看。”

“我看小錢能贏！”

“对，小錢干活踏实，学习又专心。小孙哪，只能去考舞

蹈学校，将来准是个中外馳名的舞蹈家！”

我笑着点了点头。本来嘛，小錢这半年来，几乎把我的“几手”都学去了，干活稳稳重重，又快又好。小孙除了唱就是唱，下班也唱，干活时把头埋在面罩里也輕輕地哼。我干，她就看一下，我講，她就听一下，好象什么都无所谓，漫不经心似的。

小錢和小孙都在做准备工作。小錢显得有些紧张，时不时向我投来詢問和求助的目光，似乎在說：“师傅，我能胜过她嗎？”小孙却一面在唱着什么……少女呀！什么……春风滿面呀！一面蹲在那里摆弄着焊条什么的，連瞧也不瞧我一眼。

上班鐘敲响了，也就是比賽开始了，人們都散开干活去了，只留下几个車間的领导干部。小錢忙跑去开动电焊机，馬达呼的一声响起来了，而小孙在隔着遮光圍屏的那边，一下划出了弧光，吱吱地燒了起来。小錢一看急了，慌慌張張地拿起手把就焊，不知是錢沒有接好还是別的什么原因，好半天都打不起火来，她使勁一打，“唉哟！”側柱掉下来把她的脚砸了，我說：“砸痛了嗎？”

“沒有，师傅快帮我把側柱抬上来！”我一面帮她抬，一面說：“別慌！你一定能胜！”

她听了，紧张得緋紅的臉上頓時舒展了許多，一对亮晶的眼睛看了我一下，好象在感謝我的鼓励。

小錢燒起来了。我拿了面罩，又索兴搬了个凳子坐在旁边看她燒。真不錯，电弧掌得穩，走得又快，这哪象一个徒弟在干呀？看着看着我心里快活极了，我想这是她平时認真学习的結果。她常說：“学习是我們共青团員的責任！”領導上

調她去脫產學習時，各項成績都是優等。

以前焊一根側柱得五十八分鐘，現在小錢只三十六分就焊了一根，我想小錢今天准能刷新紀錄。我甚至想到了下班後，車間領導給小錢送喜報。小錢那股害羞的情景。

看樣子小錢勝利是沒有問題了，再說老坐在這邊也不好，我還要到那邊去看看“舞蹈家”呢！“她呀，不要五十幾，也得四十幾分鐘才能燒一根！”我邊走邊這樣想着。

我剛穿過遮光圍屏，不禁“呵”的一聲惊呆了！地上橫豎堆滿了焊好了的側柱！比那邊小錢焊的至少多一半！我蹲下去檢查質量，也蠻好，“咦！這就怪了，她是用什么方法燒的呢？”

我忙跑去一看，只見地上擺的焊條，都是二根二根纏好了的！她把電開得大大的，電焊條都燒紅了！“呵！”我一下明白了，這“丫頭”真行！用起來裝焊來了！怪不得這麼快！

小孫換焊條的時候，我見她臉都烤得紅通通的，滿頭大汗淋淋。我說：“開這大電，你的手烤得不燙嗎？”她用嘴朝地上一呶，我一看地上放着幾只手套，“好哇！想不到你準備得這樣齊全！”我看着她，好象現在才了解她：這個看來輕浮的姑娘，却是這麼細心和富有創造性，這不就是我們所提倡的敢想敢干嗎！

“擦擦汗吧，小孫！”我把毛巾遞給她。

她接過去，好象在臉上划了個圓圈就往脖上一搭，又吱吱地干起來了……。

.....

下班鐘一敲，兩邊電機都停了下來，人們都圍攏來了，

檢查質量的，量尺寸的，議論的，熱鬧极了。

比賽結果：小錢焊了四十六公尺，刷新了全廠紀錄！小孫呢，焊了六十三公尺！

“徐師傅，這是什麼原因呢？”有人問我。

我笑着說：“巧干！”

李师傅和“活宝贝”

武汉电讯局工会 王宗德

我和李师傅在一起工作，将近一年了，从来没见过他象今天这样急过。就是为了找到从黄城来的高同志，电话打了无数次，还要我到招待所找了两回。现在这一次已是第三次了。我的脚刚一跨进门，李师傅就跑了过来，抱着蛮大的希望问我：“他回了没有？”“没有。”“你没问问招待所的同志？知不知道他几时回来？”李师傅睁大眼睛看着我，好象非要我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不可。

李师傅的焦急心情，我不能说一点也不理解，但我也不能扯慌呀！我就照直说：“问过了，他也不晓得。”

“这……”李师傅口里吱了一声，象想起了什么似的，把说到嘴边的话又咽下去了。

第二天大清早，我刚起床，李师傅就推开们进来了。我想他来得这早准还是为了找高同志的事，我就主动的说：“离上班的时间还早，我洗过脸再到招待所去看看。”

李师傅把头一摇，似乎改变了主意，紧接着问我：“他到咱们车间谈的话，你还记得吧？”

我思索了一阵之后，就平淡的说：“他说他们最近顶忙，要不是开器材平衡会议路过这里，他还没有时间到我们这儿

来哩。”說了之后，我心里猜想着：“問这有什么意思呀？”

李师傅見我不說了，有意識的看了我一眼，并且毫不放松的进一步問：“还說了些什么？想想看。”他望着我吃吃地笑起来，就象这一笑要把我提醒似的。我的手往額头上一拍：“我明白了，大概是高同志要向我們車間学习的事。”我笑着滿有把握地說：“他說要我們把提高电路質量的經驗介紹一下是吧？”

“这点經驗值得人家学习嗎？”他搖了搖頭，接着說：“他們現在的报很拥挤，逾限率很高，想增开电路就是缺少‘韦机’。”他紧鎖着眉头，就象咱們車間缺少“韦机”一样，我剛才那种輕松无所谓的心情，随着他的一对眉毛也紧鎖了起来，我就跟着答应了一句：“是呀，他好象說要差十几部‘韦机’。”但馬上我又对自己作了回答：这不是說了等于沒有說嗎？別說差十几部，就是差两、三部，我們还有給他們的呀！我心里这种想法，他当然不曉得，所以他高兴地把我一拉：“我还生怕你想不起来呢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連忙找他嗎？”不等我答話，他就自己作了回答：“就是要你問問他，看他們要多少部‘韦机’。”

“怎么，我們要給他們解决‘韦机’的問題嗎？”我是就話答話的。沒有想到李师傅非常贊成我這句話，他一只大手亲切的拍在我的肩上：“这回你可說对了。”說完，他把我一拉：“走，咱們到庫房去看看。”

李师傅走在前面，我紧跟在后面，心里老是想着一个問題：“为什么我把高同志說向我們学习的事記下来了，而李师傅却把他們缺‘韦机’的事記下来了，并且还几次的要我到招待所

去找他……”

来到庫房，李师傅把架子上放的旧“韦机”向我一指：“就把这些支援給他們，你看好不好？”

看着这些“韦机”，使我想起去年庫房搬家的事，李师傅搬“韦机”累得滿头大汗，我主动的帮他搬，一不小心，一部“韦机”从我手上滑到了地板上，幸好沒有摔坏。但李师傅却象自己的心碰痛了似的，他翻来复去，左看右看，足足看了个把鐘头。为了这件事，他不仅当面向我提了意見，在生产會議上还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評。我心里想着：“这个忙不帮还好些，就一部‘韦机’，还是旧的，又沒有摔坏，犯得着这样又是风又是雨嗎？”当天晚上，李师傅又找来对我說：“这些‘韦机’旧是旧点，在咱們局來說还是活宝贝哩！咱們的业务天天上升，到时候全用上还不够，要摔坏一部該多可惜呀！”

“明年我們不也要增开 50% 的电路嗎？”我怕李师傅把这件大事忘了，就特別加重語气提醒他。李师傅对我出神地一笑，好象早已預料到我会提这个問題似的，他用反問的口吻对我說：“为了明年我們用，就讓它們今年呆在这架子上睡一年覺嗎？嗯！今年是咱們苦战三年中有决定意义的一年，一个人要頂几个人用，一部机器要当几部机器用，咱們能讓它們在大跃进的一九五九年在这里睡大覺嗎？”李师傅指着架子上的“韦机”繼續对我說：“它要会說話，就要向咱們提意見啦。”李师傅轉过身又对我說：“我要你今年不干活，休息一年明年再干，你同意嗎？”李师傅风趣的比喻把我問的无言可答，但我总是放心不下，我說：“我們明年……”沒有等我說完，李师傅就把話接过去了，他非常肯定的說：“現在他們等得急，

咱們有就應該支援他們，事情有個輕重緩急，為了咱們明年用就不給，那怎麼談得上全國一盤棋？咱們明年要增開電路，還可以從我們使用着的機子上動腦筋，搞技術革命嘛！”

“高同志沒有說向我們要呀。”

“啊，還要等人家開口咱們才給嗎？”我的理由又被他駁倒了。

“李師傅的意思我明白了，等高同志來了，我們就主動提出來，讓他把這些‘韋機’帶回去。”

“小王，你沒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呀。”李師傅就把自己的打算對我說了，原來他的打算把支援黃城的全部“韋機”加以檢修，把零件給配齊全，把性能也調整得合乎標準，人家好拿去就用。

車間挂起了“支援兄弟單位，共產主義協作放光芒”的大幅標語。工人們一個個埋著頭，在聚精會神地檢修“韋機”，李師傅從早上到晚上十點鐘還沒有出車間。我懷著尊敬關切的心情，走進了車間，為了提醒他注意自己的身體，我就輕聲說：“李師傅，該休息了，明天再搞吧！”

李師傅好像沒有聽見我的話，連頭也不回一下，就是把手伸到背後向我一招：“小王，你來得正好，問題傷腦筋了。”

“這一部的性能不好。”李師傅把面前的“韋機”向我這邊推過來，非常惋惜的說。

“再調整一下試試看怎麼樣。”看見李師傅這種焦急的臉色，我把來勸他休息的事也忘了。

“再調整，我搞了五遍，你來試試看。”接過“韋機”，我和他一起把每一部分作了檢查，又作了一次性能試驗，但結果

还是不能令人完全满意，不过勉强点用也可以。

“你说说，这怎么办？”李师傅又是要我先发表意见。叫我说什么呢？明摆着只有两个解决的办法，要就将就用，不行就少拨一部。我把这个意见谈了，李师傅摇着头，一连说了两遍：“这不是办法！这不是办法！”

李师傅看着面前的“韦机”发楞，好象多看上几眼，就能把它看好似的。

过了一会，李师傅猛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，高兴地把两手一拍：“有办法！”

“什么好办法？”我也高兴地问他。

“我想这样办。”李师傅说：“这部性能差点，但还可以用，我们就留着自己用。咱们不是有两部备用机吗？咱们就抽出一部给黄城局，这不是顶好的补救办法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我一时没有了主意，不知怎样回答才好。我虽然觉得李师傅这样说有理，但思想上没有完全转过弯来。可能李师傅看见了我犹豫不决的神气，他一把拉住我到椅子上坐下来，耐心地对我解释他的意见，他说：“咱们用这些片子用的很熟，性能差一点能掌握得住，不会出什么大问题，而且咱们有备用机，对工作没有什么影响。拿到黄城局去情况就不一样了，一个萝卜顶一个眼，使用得不熟，性能掌握就差。你说说，是把性能差点的留给自己用好，还是把它给兄弟单位好呢？”

叫我怎么回答呢？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涌上我的心头，我极力抑制住内心的激动，颤动着嘴唇，不知怎样表达自己的意思才好。我只好微笑着连连点头，表示我完全同意他的意

見。我看了桌子上的“韦机”，又抬头看李师傅，好象一年来，我是到今天才真正認識了他似的。

正当我們把“韦机”准备好了的时候，高自亮同志开完器材平衡會議，又来到了我們这里。一听说他来了，沒有等李师傅开口，我就赶紧到招待所和高同志联系了“韦机”的事。原来他明早就搭船回黃城去。我連忙跑回对李师傅說：“李师傅，真亏你想得周到呀！他說我們雪里送炭，對我們的感謝就別提啦，他們缺少十五部‘韦机’，通过平衡會議解决了七部，还差八部正在发愁，我們加上那部备用机，正好支援他們八部，真是一个不多一个不少，这有多巧啊！”

“这么說，这件事是办对了嘛！”他打趣地問我。

“那当然呀。”我高兴的手舞足蹈起来。我說：“他明天就回去，八部机子就讓他帶回去吧！”

“讓他帶回去？”他重复了一句，沒有馬上回答，象思索什么似的凝視着我。“这有什么犹豫的呢？明天就帶回去不是正好嗎？”我納悶地乱猜起来：“难道李师傅改变了主意，难道是备用机……”

李师傅的一只手从半空劈下来，象是对自己又象是对我說：“对，就这么办。”

“怎么办？”我不了解地問他。李师傅說：“为了讓黃城局的服务員同志能尽快地掌握这些‘韦机’，讓这些‘韦机’更好地发挥作用，我們應該派个人去。”李师傅講的每一个字，每一句話，是那樣的有力动听，我入神的用心听着。

李师傅見我不說話，以为我还有什么意見，就正面問我：“你怎么不說話，是不同意嗎？”我举双手还来不及，怎么还不

同意呢？我說：“我完全贊成。”

“對呀！我要你說的的就是這一句話。”他看着我滿意地笑了。

“那誰去呢？”我問過之後，他向我神秘地一笑：“這還用問，當然是你去囉。”

“我能行嗎？”我感到任務重，不敢一口應承下來。李師傅鼓勵我說：“你把它當作自己的任務來完成，保險做得好。”

聽李師傅這麼一說，馬上增加了我的勇氣，我把雙腳跟一併，做了個立正的姿勢，馬上我腦子里浮現起那次在庫房搬“韋機”的事，我就補充了一句：“別事我都不擔心，我就怕一個人照顧不了這些‘活寶貝’。”

“行呀，只要你不把這些‘活寶貝’弄成‘死寶貝’就行了。”李師傅似乎也想起那次搬“韋機”的事，他一面說，一面拿手指着我的鼻尖，“格格格”大笑起來。

鋼鐵英雄

紀卓如

黃昏，是西山最美麗時刻。桔紅的晚霞襯托着嫩綠的山崗，土高爐群的火焰從山崗上升起，就象節日的焰火，燦爛而輝煌，那寬闊的長江也被映紅了半邊。鋼鐵戰士們的高亢無羈的談笑聲，鼓風機飛速的轉動聲，廣播筒里傳出的具有強烈節奏的音樂聲，使得這個以幽靜著稱的，甚至蘇東坡也愛找到這裡來吟詩作賦的西山沸騰了起來！這些天來，西山上顯得更加熱鬧了，因為再過兩天就是1958年國慶節，鋼鐵戰士們決心要放出更大的鋼鐵衛星來迎接這個偉大的節日。

鄂城超英鋼鐵廠紅旗三號高爐爐前班長周克順，為着放鋼鐵衛星的事，已經有五天五夜在爐前忙着沒睡過覺。今晚，爐長汪望明簡直是用命令的口吻才把他動員回宿舍休息。他洗了腳，又站在門口看了看美麗的西山，然後才倒歪在床上，可是，心裡還在想着明天怎樣再大干一番，放出一個大衛星的事。畢竟是太疲倦了，剛躺下不久，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……大概剛睡熟半個鐘頭，就有人來把他推醒：“喂，快起來！爐子出事故了！”周克順驚慌地一骨碌從床上滾下來，披了上衣，拖着木板鞋，就飛跑到爐前了。廠長汪子文、副廠